

“复工复产下的欧洲经济形势研讨会”综述

胡 琨

2020年5月12日,由中国欧洲学会欧洲经济研究分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创新工程项目组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承办的“复工复产下的欧洲经济形势研讨会”于线上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此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 欧洲整体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疫情控制之后,海外疫情开始蔓延,欧洲大陆由于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损失较为惨重。随着防疫措施逐步加码和见效,复工复产在欧洲国家逐步提上日程。因为中欧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疫情对欧洲国家的冲击以及复工复产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受到国内学界的密切关注。

复旦大学戴炳然教授比较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这场危机的描述(“lockdown”),认为此次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危机更像一种“冻结”或“锁定”,并非周期性危机或真正严重

的直接性经济危机。消费的衰退和产能的压抑与破坏是疫情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取决于疫情缓解的速度和程度。疫情缓解之后,危机应该会逐渐消除,经济逐步向好,不会再有较大的下行。欧洲经济形势的发展可能会呈现一个坡形,目前正处于坡形谷底,一旦疫情结束,消费会比较快速地释放,而疫情如果能在两个月之内得到控制,产能破坏程度也有限。估计今年应该是经济较为困难的一年,明年经济形势会出现较大的上行趋势。但如果疫情拖长,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和麻烦。目前,疫情从欧洲整个层面来看逐步趋于稳定,最严重的西班牙及意大利已开始缓解,且欧洲国家对新冠疫情管理比较粗放,一旦解锁,经济会较快恢复。戴炳然教授判断,欧洲大概率会在疫情结束后采取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在扩大政府债务的基础上,压制通胀,控制失业,因为目前尚有政策宽松的空间。但从政治因素考虑,这些措施对欧洲一体化将是一个严重打击。

关于欧洲经济形势,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提出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新冠病毒疫情以蔓延性外部冲击打断了欧洲经济的复苏过程;第二,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将以传递性特点实现经济的反弹;第三,疫

情给欧洲一体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何找到尽快恢复经济的途径,欧洲需要中国的合作。

他表示,疫情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欧洲经济处于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一种蔓延性外部冲击。这一冲击跟以往的经济周期性冲击以及到了顶点之后的衰退不同,是“lockdown”,类似断崖式的经济停顿。但由于欧洲在市场 and 劳动力流动、投资等方面的高度一体化,疫情在欧洲蔓延比较迅速,形势也比较严峻。

欧洲大国疫情发展进程有点类似。整体而言,欧洲采取或者基本认可了群体免疫办法,认为这种大规模感染有助于建立群体免疫,继而有助于对今后病毒的抵抗。一旦群体免疫建立起来,经济的恢复也自然能够实现。就此而言,欧洲此次蔓延性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比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对新冠病毒的某种免疫力。欧洲经济就像被疫情锁定(“lockdown”),一旦解锁(“unlock”),形势可能马上回转。因为这次“lockdown”并没有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动能去除,而是强制性地停滞或者停顿。因此,经济复苏会随着疫情的抑制或者适应得到恢复,最终达到复工复产的目标。

佟家栋教授结合目前形势认为,欧洲经济将会以传递性方式比较迅速地重启一体化内部的生产、劳动与消费,即在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温和的刺激下较快地恢复。欧盟及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会打破原有的3%(财政赤字占比)和60%(公共债务占比)的限制。按照欧盟的设想,各国会在总

体上加大短期财政支出,那么2020年赤字和公债占比将分别达到10%和106%,高于3%和60%。同时,由于疫情的蔓延,欧洲经济恢复的问题并非自身就能解决,欧洲以外经济体的复苏也将因为疫情产生极大的不平衡,如拉美、印度、中国或者东南亚等。欧洲经济复苏也会受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以及双方经济关系的影响。总而言之,欧洲的复工复产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尽管现在看来统计指标还是比较不乐观,但都过了高峰期和拐点。欧洲经济总体上会呈现一个有一定坡度的V型,2020年第二季度之后经济将开始逐步恢复,到明年初经济的复苏就能显现出来。在佟家栋教授看来,全球价值链从全球性向区域经济价值链转变是欧洲的巨大机遇。在这次疫情中,全球价值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突然的中断给相互关联的各国经济带来了蔓延性冲击。而这种蔓延性冲击,使得那些加入全球价值链越多的国家,受其拖累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国家会调整价值链,向区域化转变,这对于欧洲而言是机遇。而医疗卫生用品和器械的对外依赖,使欧洲切身感受到,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安全的商品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给自足。而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出现过的。之所以欧洲现在能够做到农业农产品自给自足,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粮食普遍匮乏。今天,在如此突然的外部打击下,他们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使某些关键产品的生产优先实现自给自足,这显然已形成共识。欧洲人的机遇还在于要尽快与英国达成贸易自由化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对欧洲经济恢复,包括英国经济恢复都有益,双方恢复经济的

迫切需要使得谈判协议会尽快达成。另外,欧洲还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已经复产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合作,例如中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受疫情影响比较小或者恢复比较快的国家。

佟家栋教授也表示,疫情对于欧洲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首先,全球流行疾病给欧洲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是否应该协调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是否应该协调社会医疗保障系统?欧洲人面对大流行病暴发初期的阵脚大乱和毫无章法表明,欧洲还没有一个协调的公共卫生系统或者社会医疗保障系统。然而,经济一体化越是发展,劳动力越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上流动,医疗保障系统的协调就越显得必要。尽管这不是经济政策,但它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经济一体化角度而言,这有助于其他辅助系统逐步被纳入一体化的范围。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须进一步协调,而财政政策的协调目前还没有完成。此次疫情使得人们认识到这种协调的必要性。再次,欧洲面临的挑战就是全球化合作。在今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摆在欧洲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推进和支持区域一体化基础上的全球化,还是像美国那样导向一种分散化、碎片化和逆全球化的进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明棋研究员对欧洲经济未来的发展略感悲观。他首先从经济增长和股市指数等指标的变化以及相关指标与美国的比较来说明欧洲受疫情冲击的严重程度,并结合欧洲以往的经济的发展情况,认为外界对于欧洲经济将会在疫情后迅速反弹的预期很可能会落空。这还不排除未来出现聚集性疫情反弹、重启更严厉防疫措施的可能,从而导致经济复苏

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疫情的遏制,更多的是取决于未来相关疫苗和药物研制的进展。

其次,他担心疫情会给欧洲刚平静下来的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尽管目前来看,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银行坏账率的上升不容忽视。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金融救助,金融危机的风险将进一步累积。

再次,徐明棋研究员认为,欧洲经济深层次问题始终存在,如内部结构矛盾比较明显、创新动力不强和福利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等,而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之下,叠加美国保护主义冲击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追赶,欧洲的相对竞争优势及竞争力都在衰减。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使得原有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成员国合作和团结推进一体化的动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这一问题无论在抗疫物资流通、边境管控、危机救助还是国际合作领域都有体现。

二 国别经济形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罗红波研究员结合疫情对2008年以来意大利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她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意大利经济要恢复至2008年以前的水平比较困难。而疫情的冲击对意大利旅游和奢侈品这两大支柱产业打击尤为严重,这更加大了复苏的难度。

罗红波研究员还表示,意大利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疫情对其企业经济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冲击。为应对疫情,意大利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措施,试图能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刺激经济。这可能会引起公

共债务进一步上升,积累风险,后续影响目前很难估计。长期来看,意大利经济可能会处于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水平。但总体而言,意大利优势产业和大型企业在本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有限,封城令解除之后将会逐渐复苏,尤其是在机械、机床、航天、军工、汽车及其附属产业、制药和医疗器械以及农产品等行业,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史世伟教授对德国经济形势表示谨慎乐观。因为德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都比较强劲,所以政府敢于果断拿出大量财政资金来进行救助,主要包括为企业进行资金担保、对中小企业提供暂时流动资金补贴和引入短工补贴等。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国家,如果其他国家经济恢复比较慢,德国出口还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后期刺激政策也很重要。目前来看,疫情是否会继续拖延下去,财政压力是否能够应付,都存在一定风险。因此,明年经济能否实现预期的增长,还有待观察。

尽管关于中德经贸关系的看法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如德国政府和主要的工业协会把中国看成制度竞争对手,也呼吁采取产业政策扶持大企业来和中国竞争。然而,史世伟教授认为,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除了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工业领域,中德经贸关系还是以互补性为主,尤其是在机械制造、电器产品和汽车等领域,中国和德国还有很多合作空间。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终身副教授林越博士详细介绍了西班牙经济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他认为,鉴于西班牙经济对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

的依赖,疫情对西班牙经济活动的冲击显而易见。目前,西班牙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主要聚焦于为中小企业纾困及稳定民生。虽然,公共债务压力激增,但得益于欧盟的及时响应,财政压力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林越博士指出,后疫情时期的西班牙经济走势并不明朗,其中疫情反复的不确定性、社会对重启国家紧急状态的忍耐度以及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角力都会影响政策的决定。总体而言,西班牙经济的短期反弹取决于国内消费者信心的恢复,以及欧盟国家间人员流动的协调能否带来夏季旅游业的复苏。最理想的状态是较为缓慢的U型复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李罡博士回顾了英国疫情的发展和防疫措施。他指出,英国疫情于3月初全面暴发后,政府最初采取了群体免疫的消极防御措施。但随着疫情的加重,英国逐步修正防疫措施,逐渐由群体免疫的消极抗疫措施转向更积极的抗疫措施,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检测和筛查力度。随着疫情的缓解,英国于5月11日宣布三步骤解封计划,为复工复产做初步的准备。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英国经济在2009年出现大幅下滑,此后的复苏过程缓慢而疲弱。关于疫情对英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李罡博士认为,受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英国经济将在短期内再度出现大幅下滑。疫情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幅度甚至超过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鉴于欧债危机后英国经济漫长而疲弱的复苏轨迹以及国内经济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风险与挑战,包括劳动生产率增长

缓慢、公共债务居高不下以及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等,疫情之后,英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不会平坦,复苏周期还要更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杨成玉博士首先介绍了法国疫情和经济受损情况,随后对法国政府出台的两轮纾困计划和复工复产计划进行了细致梳理。他认为,疫情造成法国出现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短期来看,法国经济反弹形势并不乐观,因为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资金非常有限,只能持续到6月中旬,这也是法国在疫情未得到完全控制而仓促启动复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市场对断供后的经济形势非常担忧,很有可能面临大规模中小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即使一切平稳过渡,经济还将面临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罢工潮冲击,个别产业的复工也非常困难,如受到重创的旅游业等。从中长期来看,法国企业家对未来发展信心不足。疫情期间,法国新注册企业数量同比下滑了近六成,疫情期间产生的负债将限制企业新增投资行为;同时,法国政府希冀的供应链安全和战略产业回归,受制于资金和企业经营导向等诸多问题,亦困难重重。在财政领域,法国乃至欧元区债务基本可控。尽管法国不断提高举债规模,但是债市收益率总体稳定,投资者购债热情高涨。总体来说,法国经济复苏,乃至回到疫情前的状态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危机总体可控,短期内不至于发生如债务危机等高风险的灰犀牛事件。

三 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陈新研

究员对会议发言进行了简要总结。第一,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是现代社会的有关情况,这种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大家都处于一个认知上的摸索状态。因此,对于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使用传统的分析工具和模型,可能已经无法满足要求。第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在不断下调经济增长预测,但认为现在还没有见底。一方面可能是对经济前景的认知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也可能担心过于悲观的预测会加剧市场恐慌,因此采取类似欧央行“前瞻性引导”操作,逐步下调经济衰退的指数。第三,结合发言专家的观点,尤其从国别分析来看,经济形势应该是不容乐观的,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和疫情的反复更是潜在风险,需要持续关注。此外,陈新研研究员认为,疫情导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增加对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是否会进一步分化等,也是值得深入观察的重要问题。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与会者都认为,疫情后欧洲及其重要国家的经济走势、欧洲一体化走向以及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冲击等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关注,并进行更细致与深入的研究。

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胡琨副研究员与孙彦红副研究员主持,张浚研究员等专家参与了讨论。

(责任编辑:宋晓敏)